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八回 舊雨三生主人倉猝 清歌一曲名士風流

按蘭生因不見湘君，只得寫字條兒留下，仲蔚看他寫的是：專叩芳居，驚鴻何處。今日舍親舒知三在鬧紅樹請客，擬辱瓊仙，一試姍姍之駕。留書致意，幸勿令人望穿眼也。侍生顧珍。

仲蔚笑道：「禿頭名好了，你還下個侍字。」蘭生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這個侍字狠當。」說著便走，舜華笑著，送到樓梯邊。二人一逕到久安里，已是上燈。只見伯琴、毘士都到了，燕卿迎了進去，知三笑道：「湘君大約是吸鐵石，把你二人吸住了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主人沒見，倒看了好地方，好詩好對。」說著，金兒送上了熱手巾來，燕卿笑道：「既不見，可去招他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還等你說，早留下字兒了。」伯琴道：「還得寫個局票去，我們都寫了。仲蔚的也替他寫了，我替你寫。」於是到文案棹上去寫了一張，給蘭生看時紙的頂上居中寫著錢大的顧字，下面小字一並分為四行，乃鼎豐里謝湘君，久安里林燕卿，共十二個字，蘭生道：「這算請帖麼？」伯琴道：「這是局票的式，上海都是一樣的。」蘭生搖頭道：「此等大爺款，輕慢他們，吾最不喜，我自己來寫。」便換了一張紅紙，寫送鼎豐里漱藥■請謝湘君姑娘駕臨久安里鬧紅樹一敘，勿卻，顧蘭生頓首。燕卿笑道：「顧爺如此恭敬，恐怕將來和湘君睡覺之際，還要寫個門生帖呢。」知三笑道：「門生帖兒，不若到門帖的好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，蘭生道：「你們不用說我，自己去想想，便明白了，他們姑娘的身分，比我們還高幾倍，就是為他牛馬，也不妨呢。」燕卿笑道：「顧爺算得憐香惜玉。」蘭生又不自在起來，說：「你們總是自己輕賤，顧爺不顧爺的，什麼是爺呢？我最不喜這般稱呼，我難道沒號麼？我和你說，以後你稱呼我們只許稱號，再稱爺，我不依。」仲蔚等大家知道蘭生是最尊貴女兒的，便道：「稱號最好，連鵝兒也稱我們的號，不許稱爺，可知道爺是最難做的呢。又要靠你吃，又要靠你穿。」鵝兒也笑起來，燕卿笑道：「蘭生既不願做爺，做兒子願不願？倘是願了，我便叫你好兒子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這還使得，只是你生不出我來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乾兒子也使得。」知三便吃吃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蘭生做了燕卿的乾兒，我和介侯兩個人都是乾爺了。」眾人又大笑起來，蘭生紅了臉嚷道：「你們一班都不是好人。」伯琴笑道：「你自己招來的笑話，還怨人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不用爭便宜了，時候已是七點多鐘，快排席罷。」燕卿遂吩咐排在外房，男傭等七手八腳的一時排好，忽又報姓程的客人來，知三道：「客已齊了，誰是姓程的來闖席，我們親戚朋友裡頭只有一個程蕭雲在東洋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聽門簾外笑著應道：「大約舒知三說得不差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進來了，眾人一看，果是蕭雲，殊出意料之外，介侯也是認識的。於是大家見了禮，蘭生先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伯琴道：「你怎麼知道這裡？真是妖精鬼怪了。」蕭雲一面同眾人坐了，燕卿請問了姓名，倒上茶，送了熱手巾。蕭雲因笑道：「我才回來。」伯琴道：「你這裡是怎尋來的呢？」蕭雲笑道：「我掐指算陰陽，所以尋來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未必能算得出。」蕭雲笑道：「你能卜文王課，且卜一卜，猜猜看。」蘭生道：「不要藏頭露尾了，快說罷。」蕭雲笑道：「莫急，等我喝了茶，解了渴再說。」仲蔚笑道：「他的性兒，還是這樣漫吞吞的，不要緊。」蕭雲正在吃茶之際，忽聽樓下一片聲嚷，罵：「搗你媽的忘八羔子，說這些話別人頂得，我陸大爺頂不得，別人在樓上，我就不許到樓上，你知道什麼？忘八羔子。」大家走到窗口倚著欄杆看，燕卿在樓窗上望了一望，連忙命鵝兒陪著眾人說：「請他們坐起來罷。」自己便急急下樓，蘭生、介侯眼快，已經看見，這嚷的人衣履翩翩，眉目如畫，約二十六七歲，正和一個男傭嚷吵，要動手打他。燕卿趕下去了，這人一瞥便不見了，燕卿又喚鵝兒送水煙袋下去。鵝兒便也去了，只聽下邊燕卿先罵幫傭，說：「眼珠不生，滾出去！陸爺來過一回，還不認得。」又聽得燕卿賠罪聲音，一回兒笑，一回兒嗔，一回兒罵，一回兒又笑起來，只聽得那人說一句「兒是我差，饒了我罷。」並不聽得別的話。知三等搖著手，暫不去問蕭雲的話，只管倚著樓窗靜聽。只聽得低低的嘻笑，又好像二人在那裡動手似的。又聽得燕卿低聲說道：「頭髮髻。」一回兒不語了。又一回兒，燕卿吃吃咯咯的笑起來，又聽那人唾沫的聲音，知三笑道：「情跡可疑。」只見鵝兒上來，因大家問他是誰人。鵝兒笑道：「這人姓陸，脾氣雖是下流，性格極好的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你何以知道他下流？又知道他極好？」鵝兒把臉一撇，笑道：「噯，你好難說話，他是我的家主公，所以知道，你將如何？」仲蔚搖手道：「你們又說到別處去了，且說正經話。」因笑問道：「姓陸的那裡人呢？」鵝兒道：「是我姑娘一向的熟客，雖生長北邊，卻是蘇州人。」蘭生道：「何以嚷起來呢。」鵝兒道：「我們新用的轎夫，回得不好，難怪他生氣。」介侯道：「轎夫怎麼說？」鵝兒道：「轎夫見他進門，並不招呼他。他走到樓梯旁邊時節，轎夫說樓上有擺酒的客人。他就生了氣，要打人。」仲蔚道：「這話本來說得不好。」鵝兒笑道：「幸虧姑娘下去，相生相剋，一物一制，現在氣平了。」伯琴笑道：「原來是恩客。」鵝兒笑道：「噯，一些不差，是恩客，你便怎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這回子你姑娘在樓下做什麼？」鵝兒笑道：「你管他做什麼？他兩個人在那裡偷局，你不放心，可要下去看看？」毘士笑嘻嘻的握了鵝兒右手，放在鼻上嗅著，口裡說道：「他們在樓下偷局，我和姐姐可好在樓上偷局！」鵝兒笑著，打了毘士一下，知三笑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們樓上人多，亢陽得狠。若個個輪奸起來，怕鵝姐姐當不起。」鵝兒聽了，笑著便來擰知三的嘴，知三逃開了，眾人都笑著。

蕭雲正在後房解了手走出來，在盆裡洗手，聽了知三的話，也不禁失笑。只聽得樓下燕卿又是一陣吃吃的笑聲，介侯笑道：「公事畢了。」鵝兒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，我們姑娘從不肯幹這個事的。」知三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不如救苦觀音的好。」一語未畢，樓下邊的人說要走了，知三等忙在窗口張望。果然見這個人出去，燕卿送到門口，方才進來。忽又來了一客，原來這人姓王，號小香，別號子玉。是介侯的外甥，從新北門出來尋介侯到此。與燕卿一同上樓，眾人斷見，通了姓名，知三是向來相識，問其何事。小香略說是善堂裡頭公事，與介侯耳語一回，介侯點頭，說都明白了，明日再說罷。子玉便要告別，知三那裡肯依，說一同敘敘。你去叫月仙姊妹來，小香無法，竟被留住。眾人看燕卿兩頰微有春色，伯琴笑道：「林先生去了一回，那人醫了麼？」知三笑道：「這人性氣不好，好好的說他總不依，倒怕官法。」毘士笑道：「你做了侯補官，三句不離本行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不是，我說此人須請林先生用官法上刑具把他夾一夾，方心悅誠服呢。」燕卿瞅了一眼，笑道：「你們都不是好人。」說著，轉到後房去了。

蕭雲方把回來的緣故，告訴眾人道：「家父故後，弟在日本開的新聞日報館，曾領日本國執照，已開了數年，所登新聞，也頗謹慎。近因國中有戰事，國中不許人談本國軍務，不料有人寄來一論，主筆先生貿然登出。雖理直氣壯，未免說出日廷許多不是。當道不顧曲直，竟將報館封閉。弟趕緊逃回，賬欠都不敢收。幸字模機器都是租來的，不甚大損。歷年小有贏餘，一半存在日本，一半帶回上海。日本的款，想已全軍覆沒。此番將歸取上海存款，別俟機緣。又知顧府搬來，把行李粗粗料理，登岸尋寓。諸事略定，方到靜安寺顧府與胡先生老太太等略談一回，知道老太太、珩妹妹在琴哥家中，蘭弟又出門拜客，我便趕來找尋。無意中途遇謝湘君，遂同到鼎豐里，看見蘭弟的字條兒，於是根尋過來。真是鬼使神差，你道湊巧不湊巧。」眾人方各恍然道：「倒也稀奇。」知三道：「這也已經算巧極了，尤巧者妙在設了這席，替你洗塵接風，實是不期而至。」介侯道：「天下遇合之事，往往如此。巧起來極巧，不巧起來，憑你什麼算計，總是不合。」毘士道：「也是天定的數。」知三道：「你莫說了，天數之說，為中材說法。其實並無定數，天也並不來定這個數。不過偶然巧，偶然不巧而已。」仲蔚道：「是什麼解釋？此說恐太矯激了。」知三道：「並非矯激，天數之說，只好哄弄愚人。若謂吾人富貴貧賤離合悲歡，天皆預定其數，此乃事後現在說話，到這好的地步，他就說是天本定這好地步給他；到不好的地步，他又說天本定不好的地步給他。他一味信了天數，也不過以事後的成敗論人，斷不能說出你的定數如此如此。就是談言微中，而中的甚少。並非合天下之人，盡天下之事，皆能料定。不過說准了一二端，愚人遂目為先知。豈知他不准的很多著呢。但世人又因其不准，無可自解，遂說他數理不精，推諉過去，真是冤枉煞人。總之天之毫無定數，猶人之平坐，毫無成局。譬如吃飯，今日吃米若干，明日總不能再吃這樣米粒數日。倘米粒的意思說，這多吃少吃，是人定的數。某

日該吃若干，某日又該吃若干，我不知吃米的人，到底定也不定。又如一撮芝麻，棄地游蟻來銜，有多得的，有少得的。在游蟻以為多得多得，是人定之數，而人果任其功乎？」仲蔚道：「這是人事，人亦漫無成心。」知三笑道：「可又來，人事與天事一樣意思。其定數之說，乃聖人治世深心，作善降祥，作惡降殃，也是這個意思。有說不定的，他便推進一層說，為善不昌，祖上有餘殃，殃盡乃昌。為惡不減，祖上有餘德，德盡乃減。其實是無可說法，為此遁詞耳。但聖人必要說定數的緣故。因怕愚人妄求多事，他必要說報應的緣故。因怕愚人怙惡為非，蓋兩等愚人，皆於世上無益，足為厲階。故以報應定數之說警之，其實也是違心之論，而不得不如此說法。所謂民可使用，不可使知也。」介侯笑道：「知三所論，實是至理。天數無定之說，殊中肯綮弟嘗謂天為大天，人為小天。人之作事，猶天之作事也。」知三拍掌道：「此說極是，譬如燕卿這會子在小房中解手，昨日這時候恐未必解手。就是昨日這個時候解手，恐明日未必亦是這個時候解手。就是一定規矩，燕卿定在這個時候必定解手，未必一准揀定這個馬桶，這個磁杓，這樣開蓋，這樣坐立，洩得多少在溺器，做溺的也可以說這是燕卿定數麼？」一篇話，說得眾人大笑起來。蕭雲一口茶，從鼻子裡噴了出來，燕卿正在出房洗手，便趕過來擰知三的嘴，笑罵：「你們這一起促俠鬼，小油嘴，編派我什麼？」知三笑著告饒道：「好姑娘，饒我罷。」燕卿笑道：「不依，除非你叫我一聲乾娘。」知三只得叫了，忽聽介侯笑道：「若燕卿不要有這個定數，把這花房穴閉了。」眾人又哄然大笑，燕卿趕過來要打介侯，介侯四處躲避告求，下次不敢。說著，只見外場來請入席。酒已排在中房，起了熱手巾。燕卿遂把這事丟過不題。

眾人走到中房，蕭雲初到，坐了首席。第二聶士，第三伯琴，第四仲蔚，第五蘭生，第六小香，第七介侯。知三則坐主位，一面將寫好的局票交出去。伯琴帶韻香樓金素雯，仲蔚帶棠眠小筑范文王，蕭雲帶漱藥■謝湘君，小香帶的史月仙月紅姊妹，月仙又號小翠，是小香的知己相好，聶士帶一個小清官人張小雲，惟蘭生無熟識，心中要帶湘君，知三薦一個小連珠，說他的侍兒佩纓，明淨嫵媚，為上海侍兒中魁首。蘭生向仲蔚道：「就是那一天見過的這個？」仲蔚點頭，知三又道：「小姐雖小，這個佩纓能夠交結好，倒是別有風味。這兩隻腳膀，真膩不留手呢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動不動便想這般，真是小人下達。」說著已替蘭生寫好小連珠局票，交外場一並送去。這裡燕卿敬過了酒，坐在知三背後，和淮琵琶，唱了一，支青衫子。方才唱完，范文玉到了，穿著銀紅羅緞灑金百壽鑲邊灰鼠襖，石綠百鳥朝王洋邊散管褲，七寶堆雲髻，帶著兩枝金鳳翹，四朵翡翠蘭花，小珠荷包圈。年約十八九，面如芍藥籠煙，海棠帶雨，在仲蔚身旁坐了，彼此親近，彼此親近一番。燕卿輕推知三，努嘴道：「你看他們恩到這個樣子。」仲蔚似乎不好意思，向燕卿道：「聽得你幼年名叫鸞卿，可曉得怡紅公子在那裡？」介侯笑道：「在此。」知三笑道：「寶黛兩人，從無苟且，你們冒充他兩人，可謂唐突西施。」伯琴道：「燕卿能唱開篇乎？」燕卿道：「你有新開篇給我，包你唱得好。」說著，月仙姊妹來了，跟局是小阿珠、銀寶兩人。眾人看月仙穿淡黃寧綢一塊玉闊鑲灰鼠襖，石青廣縐密繡百福洋邊鑲管褲，元緞女勒，並無珠翠，頭上兩枝金簪，兩太陽穴貼兩個東洋金紙頭風膏藥，長方臉兒，脂粉不施，面龐清瘦，弱不勝衣。月紅不過十一二歲，梳子兩個丫髻，是清官人打扮，都坐在小香背後，月紅先向小香叫了一聲：「姐夫，昨日為什麼不來？阿姐等得你好久，藥都沒吃。」小香道：「被一個親戚累住，不能來了。」月仙鼻子裡哼了一哼，月紅道：「今日要姐夫一同去了。」月仙笑道：「你去管他，他要情願才來呢。」文玉道：「月仙哥哥常常生病，到底怎樣？總要請一位有名醫生才好呢。」月仙笑道：「初起時何嘗不是呢？自從前年疾病以來，什麼醫生都請到，連外國醫生也請了數位。近日請李現生服藥，這是有名的時醫，也沒中用。吃了藥似乎有效，似乎不見效。病了一次，以後再發，必似加重一次。現在心也冷子，不過等死罷了。」小香聽到這裡，心中酸了一酸。這邊仲蔚聽得燕卿能唱開篇，便道：「我有一只新開篇是寶玉祭晴雯的故事，你肯唱，我來抄給你。」一句話說得燕卿高興起來，立逼仲蔚到房中抄出。

此時謝湘君也來了，頭上帶著元色六嵌條一塊玉的女勒，梳著捧月堆雲髻，珠翠金玉，一洗而空。只有漢玉寶簪、漢玉耳墜，手腕上也不戴什麼釧鐲，也不搽一些脂粉。身穿白灰織絨雲龍捧日洋鼠品月貢緞灰鼠襖，雞皮元縐百褶裙。走到席間應酬一回，在蕭雲後面坐定，蘭生、仲蔚笑道：「適間過訪，地方精緻得了不得，大作也拜讀過。」湘君笑道：「失迎得罪，深抱不安。拙作隨意亂塗，有污尊目，不笑罷了。」湘君正在謙讓，仲蔚已將開篇抄好，同燕卿出房。彼此相見，應酬一番，遂請燕卿和好琵琶，將紙展開。桌上湘君問緣故，也去看著，但聽燕卿抑揚宛轉的唱道：

玉碎香消恨未休，怡經公子■新愁。想起那聰明靈巧鍾情女，同處多年意氣投。他是生性高強心地直，一絲絲說話不能留。因他幾番作事招讒妒，與奸惡奴才暗結了仇。莫須有，亂吹求，羅織憑空去訴上頭。說什麼引誘年輕狐媚子，說什麼病西施模樣好風流；說什麼猩紅指甲長三寸，說什麼腰似蛇兒柳樣柔。還說道萬種妖嬈輕骨相，但知快樂不知羞。海中樓閣憑空造，好比那火沸場中潑了油。因此上激怒慈親來攆出，馬前覆水不能收。我兩人是傷心相對言難說，一任他收拾箱籠把行李丟。可憐抱病出園誰敢送，看他是無窮怨氣淚雙流。身寡弱，命夷猶，我是好比萬把鋼刀在心裡抽。到明朝偷出園門私去望，只見病奄奄一息臥牀頭。他說你何事再來防投鼠忌，還說悔當初恨不早綢繆。我是愛惜聲留這清淨體，豈知耿耿私衷從此休？謝多情可倒碗涼茶我喝，我是通宵已渴損在咽喉。看他支持幾遍抬身起，脫贈那著體衫兒把表記留。長指甲，玉蔥柔，說道你速速歸家好好收。從今薄命的晴雯你休再憶，我與你來生缺陷再同修。我無可奈何任他花落去，無暇白玉委泥溝。猶記得千金一笑撕金扇，猶記得小院生辰慶早秋；猶記得纖手冰涼曾替握，猶記得病中撫起補雀金裘。歡娛無限都消歇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如此情深天下少，我是生生世世總難酬。到今朝親制芙蓉誄，一瓣心香一個頭。願你天上靈魂來鑒我，我是綿綿今世恨長留。何日相思一筆勾。

燕卿唱完，聶士寫完，介侯淚汪汪的道：「真是好開篇。」知三道：「我聽到中間一段，不禁兩個鼻子洞，好似潑了醋似的，從丹田裡酸起直酸到腦門。」眾人看湘君眼上也擦得紅紅的，又復強顏為笑，說：「這篇好文章誰做的，倒也人情入理，倘被晴姑娘聽見了，也應該稱贊錦心繡口呢。」

此時月仙正把自己的手巾在那裡擦眼，聽了湘君之言，便強笑道：「嘔盡心肝，博人稱贊一句，也可憐了我不恨他。只恨一瓣一個頭時候，已是不識不知了。」燕卿道：「人生如夢，本是空極。到磕頭時候，方見真情，已是來不及了。」月紅不知其中緣故，只黏著小香問，說：「姐夫講給我聽。」小香略略告訴了，月紅因罵襲人王夫人不是好東西，眾人都笑起來。文玉因問月仙唱不唱，月紅搶說道：「阿姐久已不唱了，一唱便要生氣頭暈。前十幾天，在雙清館謝秀蘭那裡席面上唱了一支。回來病了四五日，所以檯面上倘我同阿姐一起，總是我唱的。」小香道：「既如此，就是你唱。」月紅乃和了琵琶，唱一支新戲鴛鴦帶，淒楚悲酸。眾人正在喝采，人報王寶珍又到了。雖已生過兒子，也是清官人打扮，跟局的阿金，嬌豔非常。

未幾，金素雯又到。素雯已將半老秋娘，打扮亦與眾人不同。頭上閃緞抹，額帶著雙捧心翠蝶珠花過橋鑲翠嵌珠金壓髮簪，丹鳳朝陽連花瓣四合如意百寶鑽石嵌金環，品藍緙絲醉仙閃銀羅緞壽字石鼠襖，洋金回紋青蓮貢緞衣邊，三條頭銀線月華帶，月藍廣縐字金和合百褶裙，錦緞弓鞋，不盈一掬。到伯琴身旁坐了，仲蔚立起身來，油嘴油臉的叫一聲嫂嫂。仲蔚向來規矩，今回忽改故常，所以眾人皆笑起來。伯琴因向眾人道：「你們知道金姑娘性情才藝麼？」介侯笑道：「略見一斑。」伯琴笑道：「恐怕尚有未盡之處。」蕭雲笑道：「你既知之，可請教說說。」伯琴遂把素雯的為人說出來，未知如何，且看下章再述。

知白子評曰：「晴誄雯一篇，情文備至，娓娓動人，聞之而不傷心下淚者，必非人情。作者將此事極意揣摩，其有哀怨之旨乎。」